

【生活实录】

我的“洋插队”日记

□李梦

来美国一个多月了,经历了之前6周北京的酷暑培训,又在洛杉矶大学完成了美国大学理事会安排的7天集训,我终于抵达了美国本土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州,开始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

“阳光州”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太阳比家乡济南的还大,天也更高、更蓝。热带树木、花草茂密地生长在房前屋后,到处绿得耀眼。学校离我的住处两英里,很近,但是美国是个出门就要开车的国家,路上基本看不见行人。

教师的“开工典礼”安排在我到达学校的日子,校长把我与其他几位当地新教师介绍给全校师生。当我把带来的书画作品、5米长的卷轴“茶经”、“天下泉城”的光盘和孔子头像纪念币展示给大家时,所有的同事无不惊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讲述者,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自豪之情。第二天,校长秘书就为这些礼物单独开辟了一个橱窗,中间是中国地图和五星红旗,在山东济南的位置贴上了五角星,旁边说明这是我的家乡,还在曲阜的位置贴上了孔子出生地的标志。只可惜空间有限,不能把卷轴全部展开。

校长说,学校一直开展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课程。但由于今年学区资金紧张,取消了西班牙语,只剩中文,所以原来的西班牙语教室成为我的专属教室。经历了在北京国家汉办对我们150多名志愿者教师进行的全方位、多角度培训之后,此时我又一次感叹国家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以及资金的投入。但随之而来的是全校569名学生和每天6节课的巨大工作量。

摆在面前的第一项艰巨任务是教室的装饰,我像一名装修工人似的,将国家汉办发放的中国文化元素的饰品挂满我的教室:中国地图、京剧脸谱、中国结、生肖折扇、书法作品、太极练功服。我承诺学生,学期末如果能得到相应的分数,这些都是他们的奖品。尽管已经有两位前任志愿者教师,学生看到琳琅满目的装饰品,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了渴望的眼神。除此之外,我用孙悟空、喜羊羊、阿凡提、葫芦娃、黑猫警长和熊猫等一系列中国少年儿童喜爱的动画人物给学生进行分组。听完我讲解他们的故事,学生都为能成为他们的“手下”自豪地互相炫耀!我还拿出小学练习毛笔字的本事,一笔一画地写下“欢迎来到中文课堂”、“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学而时习之”、“静 慢 竞 净”,让美国小学生置身于中国教室环境中学习中文。整整两周的时间,我给自己“装修”出一个满意的教室。看着我的美国同事进入教室睁大眼睛,张开嘴巴连呼“Oh my gosh!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我知道我的第一步成功了。

全校学生的名字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英语单词,每个班每周只有一节中文课,为了能尽快记住他们的名字,我把所有认识的同学、朋友、同事甚至亲人的名字都制作成名卡,标注拼音。第一节课除了自我介绍,我解释了所有名字的含义,让学生自己挑选。学生们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又得知这些都是真实在用的姓名,他们都激动坏了,争相询问名字的发音,努力想记住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于是每天上课,我的亲人、朋友们都像在我身边,至少缓解了我想家的心情!

每个周五是太极拳“俱乐部”,3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中文、体育、美术、音乐作为他们的爱好。太极拳当然吸引了最多的美国孩子,开始学得有模有样,几个招式下来就累得腿酸胳膊疼,不过热热闹闹的也很开心。我对高年级的同学讲解说,太极的动作看似柔软,但柔中有刚;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方中有圆,圆中带方;变化万端,里唯一贯……我拆解句子讲了半天,估计他们也懂不了多少,但有一点学生大概理解了:太极除了能强身健体以外,其精神内涵也很重要。世间万事,都要收放有度,小到个人,大到……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理解不同,所以,尽我所能吧。

原本怕来了会想家,现在每次走过学校的长廊,都能看到中国国旗和地图;课上有“家人”和“朋友”陪在身边;每天马不停蹄地上课、备课,看来我真的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了!都说前三个月会过得很快,之后便是“难熬”了。不管怎样,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我做好了准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汉语的推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性情文本】

聆听藏香

闻香识藏人。

在西藏,所到每一个地方,所遇每一位藏族人,都能够闻得到两种浓烈清晰的味道,它们水乳交融,同时现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单独存在,构成了一个无时无处不在的气场,默默地浸润和影响着周围的一切。

一种是酥油香。在大昭寺,案头供奉的一盏盏酥油灯密匝匝,无数火苗相互映照,蔚为壮观。每一盏都是一位信徒沉默的虔诚和祈祷,点亮了我的目光,也照见我的前世今生,其实却没有一盏属于我。因此我在诗中写道:“点亮我的酥油灯啊/哪一盏属于我?/照耀我土豆一样的爱人/青稞一样的孩子/和我回家的路。”

另一种是藏香。它与酥油香形影不离,凡有酥油灯处必有藏香,必有袅袅地在空中写着秦篆的青烟。

拉萨街头,滚滚人流中,一个藏族人,又一个藏族人,他们不断地与我擦肩而过。尽管他们与我穿着毫无二致,但不等他们开口说话,我已经准确地

辨出了他们,就凭他们身上的这两种味道。它们无形无状,落在他们的发梢、睫毛和身上,掉入每一个毛孔、每一条缝隙,像烙印、像胎记,深深地扎下根,永远根除不了。

到八廓街,我请导游巴桑带着我在一溜儿摊位间挑了一位藏族妇女,买了她一筒香。说是一筒,其实是一把把散香,把六七个饮料易拉罐连到一起,恰好容得下香,外头包裹了报纸,缠上了胶带。香呈淡黑色,像某些土地的肤色,细闻真有土地的味道。巴桑告诉我,他们家每天烧的就是这种香,也是在类似地方买的。

想不到在日喀则,临走前接待方又送了一些香。它们比我买的要精致许多,有专门制作的精美圆筒或精致礼盒,配以小巧的香囊。香则是土黄色的,说是经过了高僧开光,据介绍说内含数十种天然藏药和香料,有静心养身、净化空气等各种功效。

这些香跟随我登机又转机,再乘高铁,落脚到了它们陌生的异乡。此刻,它们静静地躺在

在客厅的地板上,我们一家三口,谁都嗅不到它们被幽闭的味道,仿佛它们不曾存在。

白天,妻子和儿子各忙各的事情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独守这空中的领土。我取出黄铜香炉(它的户口也是西藏),点燃两根香,插在了炉间。我寻张垫子,铺在地上,盘腿坐下。两根香隔着近的距离,分别燃出了自己的烟火,丝丝缕缕地随意飘散,不是一股,而是许多股,在空中扭来扭去,起初是各飘各的,渐渐地便在我眼中纠缠凝聚到了一起,一股脑地顺风涌向我,像薄雾一样环绕着我,包围着我。我微闭双眼,竭力驱赶着私心杂念,很快便什么都不想了。我觉得有一股气从我体内向头顶飞升,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我猛地醒来,香已燃尽,空余一炉白白的灰烬。

后来,我便试着晚上燃香,同样只有我一人。我关闭了所有人间的灯,隔着纱窗,步行街的喧嚣和热闹潮水般袭来,有小火车边唱边跑引起的共鸣,在四周楼群间回荡开来,就像

□简默

和着号子一下一下地打夯;有沿街扯着嗓子叫卖糖葫芦、烤地瓜、煮玉米的,有狠命地敲打架子鼓的,等等。开始我还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这些声音,随后它们越来越弱,我眼中只有浓厚的黑夜中面前的那两根香。它们一起散发着青草的气息、酥油的味道,充斥于狭长如河谷的室内、空气中,我在黑暗中醒着,眼眸睁地看着那星星细小的红,静默中,两根香一点点地变矮,隔上一会儿,便会矮上一寸,它们会像蜕去一层皮一样如释重负,仿佛两盏油灯猛地拨亮自己,从头红到了脚。我听不到声音,但我知道,它们的内心一定惊心动魄如狂奔的马、汹涌澎湃如涨潮的海。我感受得到某些与此有关的东西,譬如多余的念头、虚掷的时光、浪费的生命等等,正在一寸一寸地坠落,同样悄无声息。直到这两星红将自己埋入灰中,就像时间埋住了我。

是藏香,让我沿着它曲折蜿蜒的道路,重新回到了西藏,寻到了我的内心,摸到了我隐秘的灵魂。

□孙贵颂

然享受着。有这样的优厚待遇,本来在家优哉游哉就可以了,但他却坐不住,因为如果待在家里的话,岳父母加上老婆就要拉他一起搓麻将,每天都搓,使他很烦,于是就去考了导游证,带领别人游山玩水。在家时,老婆经常与他吵架,出来后几天不见,一回去,老婆还抱着他啃。

别看台湾不大,但坐大巴车旅游,还是觉得路途遥远。一天的行程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六七个小时。宋立赫为了不使我们感到寂寞,变着法儿又说又唱。他虽然是学财会出身,但知识面广,记忆力强,尤其擅长讲政治和历史,对两岸的情况了解得挺多。说起某一件事,我们提起一个头,他即能续一下尾。宋立赫当过兵,国语讲得标准,口才好,嗓子也不错,有时也唱上一两段流行歌曲,赢得车厢内阵阵掌声,宋立赫便流露出得意之色。

每到一地,导游都要介绍当地的名优特产。宋立赫也不例外。但台湾的导游只是负责任地介绍,决不强迫你购物。购物是游客的自觉自愿行为,导游如有强迫表现,在台湾要受

到严厉处分。宋立赫在介绍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免税店的东西质优价廉,进去一看,果然如此;他带我们到台湾最著名的一家特色店买凤梨酥等点心,告诉大家这里是最好的,如果不买的话,晚上也可以到夜市上去买。结果同行的一位烟台小伙一下子消费了七八千元人民币,足足打了四个大纸箱。我没有买,晚上去逛夜市,一问价格,几乎便宜一半。尝一尝(台湾的食品均可免费品尝),味道差别不大。

临走的那天,宋立赫说:“与大家相处好几天时间,要分手了,没有什么送给大家,我送每人一张纸吧。这上面有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璿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我给大家朗读一下:‘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此信也有人说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梁继璋先生写的)他读得声情并茂,赢得了热烈掌声。

分别之时,我们与这位导游真的有点恋恋不舍。

【速写人生】

台湾男导游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们去年冬天到台湾旅游,果然如歌里所唱,台湾的冬天不下雪,只下雨。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男导游,名字叫宋立赫。他自我介绍时说:咱们中国人不是兴送礼么,礼品不是得用个盒子装起来么?我就是那个“送礼的盒子”。大家一下子就把他名字记牢了。

宋立赫一上车就开始点名。他不是照着纸念,而是将每一位游客的名字提前记在脑子里,点到某一个人时,请那个人

举一下手,大家觉得很亲切、很温馨。一个团二十多个人,居然无一差错。大家立刻佩服起他来,彼此便没了距离感。下一次再与你说话时,宋立赫差不多都能叫出名字。

宋立赫跟我说,他原来在部队当兵,干的是财会工作。他转业时,政府发给他一笔退休金,但并不领出来,而是存到银行,每年享受高达18%的利息(台湾人称“十八趴”)。虽然这项政策在1995年已经停止,但台湾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宋立赫这样的“老军公教”人员依然

【另类视角】

点点的独白

我是一只狗,名叫点点。这是我的前任主人大姨妈给我起的名字,一个平凡的名字,注定我的一生是低调的。是的,我从不张扬。我承认,我不是一只漂亮的狗。但是从来没有有人说我是一只丑狗。那天,我正趴在主人的身后,我的主人转回头瞅着我,我移动了一下脖子,无辜地看着主人。主人看着我,跟小陪护燕子说:咱家的小狗的确不怎么漂亮呀!我不知道主人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原来,主人的博友名叫“老狐狸炼丹”的,在主人的博客上留言说我是一只丑狗狗,我的主人竟然毫无立场地重新来审视我。我很忧伤,站起身,低下头,走开了。

我来到另一个房间,雨后的天空跟我的心情一样阴郁。冷得紧,我趴在没有阳光的地板上,缩起脖子,将身子卷成了一团儿。我闭上眼睛,一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之姿态。哼,我才不在乎老狐狸说我丑呢,我是一只十年高龄的老狗了,准确地

说,我已是一只70岁高龄的老狗了。一只老狗怎么可能跟妙龄小狗K美?是的,我的嘴边以及额头都生出了白色的毛毛。那天傍晚,我在外面散步,一位久没见我的遛狗阿姨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大惊小叫:“哟,你家点点额头上的毛都白了呀?!”切,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老了头发不都白了吗?

我是一只雌性狗,我喜欢安静。我讨厌小区里那些张狂的雄性狗,它们见到我总是争抢着嗅我的屁股。我真不明白,我的屁股难道比我的脸更吸引你们?一般情况下,我老处女一样地保护自己,拒绝张狂的狗们的纠缠。我想我应当很负责地告诉你,我是一只处女狗。

有几只厚颜且顽固的狗,总是等我回头猛地一吼,它们才肯躲向一边,老实了。唯有豆豆是我的钟爱,豆豆是一只年少的雄性狗,我从不拒绝豆豆的亲热。只是,我的主人反对,说我们是姐弟恋。我知道主人

怕我怀孕,倘若我怀孕生育了,主人说无力管养。是啊,养一只狗很费心血的,主人不想再饲养别的狗了。主人说虽然我老了,但是我很温柔。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不是吹捧自己,来主人家的客人们都喜欢我。客人们喜欢用手摸我的额头,“瞧,你家的小狗真乖呀!”我现在晓得了我的额头这么快变白纯粹是他们摸来摸去的结果。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我从来不大声喧哗,主人家来客人,我都是摇头摆尾表示友好欢迎的。我不跟大姨妈家的卡拉似的,对客人一点礼貌都没有,疯狗一般狂叫不止。上门送矿泉的人最头痛卡拉了,卡拉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人家扛着大水桶停在门外不敢进来。我不这样,家里来的都是客,我一视同仁,一律热情相待,主人说我是迎宾狗。只是,主人很担心,说家里若是来了小偷我也会摇头摆尾表示热烈欢迎的。

□李洁

我的主人原先是怕狗的。记得那年主人结束长达两年的住院生活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室,当主人听说家里有狗,吓得要赶我走。后来主人看着自己的儿子喜欢狗,只好罢了。那天,主人回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一眼识出了主人,我从好多人的腿缝中窜过去,我好想亲近一下主人,主人看到我扑上前,吓得全身缩到了床上,哇哇大叫,让我好没面子。

后来,主人渐渐喜欢上我了,也敢伸出手摸一摸我的额头了。只是,到现在主人仍不敢抱我。主人总是一边摸我的额头,一边赞美我:真漂亮!每每那时,我微闭着眼睛,很幸福很陶醉地享受主人的抚摸。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主人很喜爱我,主人说最怕我死去。说这话的时候,主人的样子很忧伤。我希望我能健康地活着,永远伴主人。我不要去想未知的事情,活好当下。